



[长篇小说]

春天万物流传

熟悉了他乡，陌生了故乡

萧相风◎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春天 万物流传

萧相风◎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春天万物流传 / 萧相风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4. 8

ISBN 978-7-5360-7181-0

I. ①春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5388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张 懿 李珊珊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刘红刚

书 名	春天万物流传 CHUNTIAN WANWU LIUCHU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(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7.5 1 插页
字 数	165,000 字
版 次	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故乡，
也祭奠过去的时代。

自序

今年经济形势不好，我所在的公司年初开会，大谈转型。某手机公司的大佬说，在风口上，母猪也能上天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进入生活，时代变了。过去，我是不屑于或无动于衷于这种变化。村上春树说，只看死了三十年以上的作家写的小说。我也持经典阅读的态度。时下流行的一概不理。但是深究细想之下，时代切切实实地变了，写小说应该也要变了。没有标准的小说做法。我原来崇尚的那种宏阔幽深的小说做法，似乎跟不上节奏了。你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思维来思考。

现在企业有个标准，谁不跟互联网挂钩，谁就是传统，必将落后时代。我们做小说的，的确要想想，要给大脑松土。在鲁院的一个讨论会上，有位同学说，孔子驾牛车周游列国，那牛车就是他的述言立世的平台。言语间，真理在握，极不屑于网络文学。媒介方式虽是工具，但也改变了思维。孔子固然伟大，VIP 收费阅读也伟大。

现在的叙事节奏讲究短怪快，要 YY，要搞笑，要离奇，要死人，且死得残酷。怪力乱神，越乱越好。就像影视剧，不管

是什么题材，你定要套上爱情和搞笑这两条，所有的古典小说人物都有了恋爱对象，爱情大于一切，必有一个会插科打诨的无厘头角色——娱乐至死嘛。雅极则俗，俗极则雅。纯雅会成为模式，庸俗也会。当庸俗成了唯一模式，我于是又不屑一顾了。这篇小说还是传统小说，最早却以网络面貌出现，2007年入围深圳的一个网络大赛，虽未斩获，但得到了评委萧夏林老师的赞赏。那时我是一个刚出道的不折不扣寂寂无名的毛头小子，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。他拿给朋友策划出版，中间有了变故，终未成行。2010年经朋友徐东推荐和马牧野编辑，小说在《宝安日报》连载。马编是北人，与小说里众多人物同姓，他说仿佛走进了故乡的马家屯。2013年1月15日下午接到花城出版社编辑老师的电话，拟出我的小说，就是现在的《春天万物流传》。那时叫《清明》。这小说写于2007年，掐指来算要用掉六根手指。在此感谢上面的师友。

这些年，越来越意识到干写作这行的悲剧性。它似乎被时代的潮流抛弃了。一个作品完成与读者见面，这过程叫熬。你须有超常的耐性，要静静地等，不声不响守在那里，不怕沉到底，即便出版了，你还要静静地等，你一急，就没法更好地继续。同时也感谢这六年的延宕，能让我现在有机会以成熟的心态去完善它。从2007年到2013年，无论写作的心境和趣味都已不同，以现在对小说的看法和做法，如从头再来肯定不是这样。当时以为自得的东西，今天再来看它就顿感惭愧。现在来修改，对语言和细节从头重新捋了一遍。尽管是细节的改动，却也耗了不小精力。啰嗦的地方剪掉，简陋的地方再添两笔。

反复斟字酌句，整个相当于重写一遍甚至多遍，修改的过程是痛苦的。其时数事叠加，精力不济，工作之余连续熬夜，有时改得想吐。不无自怜地说，改得我脱了几层皮，几层头皮。有的地方总也不满，直到现在，也不敢说满意。我认同前辈的一个比喻，修改有如在泥人身上搓泥，总也搓不完。

作家毕飞宇有个感慨，“我很在意短篇小说的调性，在我的小说主张里，没有调性就没有短篇。可是，什么是短篇小说的调性呢？我其实也说不好。唱歌的人都知道，任何一首歌都有它的调式，E调或者F调。”不惟短篇，长篇中篇也是如此。每个小说都有个调，如果是从中硬插一手，或者改头不改尾，跑调了便成作品致命的伤。六年前，我是那样写的，六年后，我还得照那样的气息和调性来修改。我曾在塑胶厂待了三年，车间里注塑成型的塑胶品，在出模之后如需返工，顶多是批批锋，擦擦油，再矫正一下细微的变形度，这一切只是在局部细节上调整，如果还不合格，只有报废重来。对这个作品而言也是如此。全部推翻重写，仅是一个企图。大刀阔斧有大刀阔斧的难度，精雕细琢也有精雕细琢的挑战。我想它大致接近我所要的模样了，可以拿出手了而不至让自己羞愧。希望下一个作品给大家更多的惊喜。

出版之前，编辑建议给原作改一个名字。绞尽脑汁想了十多个名字，中间我曾钟意《重返巴别》这个名，巴别是变乱之义，其义结合精神现状读者应自知。又认为西化风格与原作不妥，最终定名为现在这个名字。

这是一个回乡的故事。高潮自然是最后的那场洪水。这洪

水我是亲身经历过的，可惜我只能表现它的七分之一。乡土作家需要脱离故乡才能构建乡土概念。我在深圳构思遥远的故乡。一千八百万名外来人员有一千八百万个故乡。再加上，中国文学大半是从乡土出发的。我寻思，这主题早已被他人写过多遍，我这个故乡有何存在意义。我想，这里是城乡结合部的现代进程的片段，放弃部分传统的做法，尽量加入一些现代元素。

就现代化进程而言，中国所有的故乡都是千篇一律的，流行风吹入，年轻人出走。逢年过节我们又从遥远的城市回来，带来一些新鲜，用 iPhone，追时尚，哈韩哈日，崇尚美国大片，看港产警匪片、武侠片，喜欢拖沓造作的情感肥皂剧，消费观念和处世态度也迥异于上一辈。年轻人自以为豪，老一辈却看不惯，哀叹或噤着牙骂这个世道。

时下把这个叫城市化。了解城市化，有一个出发原点，有一个目的地，还有一个所谓的“人的城市化”。简单的统计公式是，从事非农业的城镇人口除以人口总基数，就是城市化的一个指标。在我看来，城市不是容器，而是一个像筛子的分数符号，合适的立在分子上，不合适的筛到分母里去。分子也罢分母也罢，关键在于年轻一代是否真的在城市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，是否真的理解城市文明。在老家他们一身时髦，被视为新生代，但是城市管他们叫“农民工”或“外来工”。他们的未来会怎样呢？二十年后，城市榨干他们的青春，这些分母绝大部分只有回到土地，他们还能适应原有的乡土生活和效益低下的传统农业吗？出发点和目的地终将丧失。几十年后“两不靠”的他们，究竟该往何处去。谁来安顿这些灵魂。谁会给

他们答案。这问题对下一个百年进程又将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。也许是我庸人自扰。这年代没事一边凉快去。不凉快的人于是要饮冰了。前辈的小说家说，小说不负责给答案。我认为，问题就是答案。

新旧碰撞的时代，故乡遂成高度热议的伪美的命题。七年之后，小镇又起变化。有的地方七年前是小说，七年后成了现实。当然反言之，也能找到反例。我也像小说中的马新华一样，在深圳干上了内刊编辑。马新华是一个迷惘的人，无奈的人。我也是。马新华离乡时，人们在叫“蛇蛇蛇！”于是蛇年计划了出版它。

2014 年 2 月

第六天：拳头的故事 / 117

第七天：乡村爱情 / 140

第八天：创世纪 / 160

第九天：新青年 / 170

第十一天：清明上河图 / 180

最后一天：尘归尘，土归土 / 211

附 晒谷镇方言选注 / 221

后记 / 225

目录

自序 / 1

第一天： 游戏开始 / 001

第二天： 乡村里的乡村，巴别城和女书 / 027

第三天： 祖宗，捕蛇者 / 055

第四天： 阴阳两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/ 079

第五天： 前世今生 / 096



第一天：游戏开始

有的游戏可以一代一代传下来，有的则会在一代人手里终结。

过家家、打泥炮、走担担棋、区字棋、吃子、攻城、跳方格，是过去泥娃子的游戏，如今看不到了。捉迷藏、敲弹子、斗角、跳远、跳绳、跳毽子，现在的小娃子还热衷其中。还有一类游戏，如打板砖、滚铁圈、走二五八棋、打四角板、铲纸角板，断断续续介于存亡之间。打板砖就是在地上立四块方砖，前面等距一字排开三块，后面居中一块，五人在约二丈远的地方用砖头掷它，掷倒后面那块就是皇帝，前排三块分别是士和太监。一块也没打倒的算输；输者要背着皇帝跑一圈，士和太监们谁也不闲着，一路上捏他鼻子扯他耳朵，各司其职。这游戏始于尧舜，旧时称作击壤。壤父歌曰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？”但这游戏演变到今天，也有了皇帝一角。马新华当过皇帝，当过士和太监，不济的时候也背过皇帝、被捏鼻子扯耳朵。

这次回老家，他是为了扫墓。路边空地上，他见承承和涛涛半蹲着击弹子，想起自己的童年玩过不下五十种游戏。小娃

子童趣了得，就地取材随手一来，即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游戏。游戏构成童年，也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记忆：打纸板时，同伴甩铁板铲方格里的纸板，不慎飞歪，命中他的后脑勺。这个疤现在还在，头发剪短了就能瞧见。那时他的伯母前后各举一面镜子，帮他照那个疤。“你看看。”她在镜中指着硬币般大的疤。——五年前伯母得胃癌，走了。那时有个家伙天生好眼力，击弹子时，老远的地方将手中的玻璃弹子定在眼前，瞄准了一抛，啪，就将另一颗弹子不折不扣地击中。他若有机会参加奥运拿个射击冠军不在话下。现在的小孩还乐此不疲，要着他儿时的游戏。游戏有种种，马新华又想起那些小孩的和大人的，农村人的和城里人的。电子的，最早接触了俄罗斯方块，马新华借初中同学掌上游戏机玩过的。上高中时在学校附近的游戏厅，昏天黑地要过恐龙世纪、三国志和街霸，对戴黄帽的摩斯塔法·开罗恋恋不忘，玩伴们叫他队长，耗在游戏厅差点玩到视网膜脱落。大学之后网吧里又陆续风靡传奇、CS 和魔兽，当下年轻人聚会时喜欢“杀人”。在西人眼里，游戏就是博弈论，视它为一门严肃的学问，我们只当作好耍。鉴于有趣的对称性，游戏就是人生的一个副本吧。譬如小娃子过家家，大人叫结婚。小娃子扮打仗，嘴里叭的一声，游戏中的另一方必须倒地装死。大人死了，要送殡哭丧，送了殡，每年还要选一个日子祭祀他们。也可以说清明节也是游戏一种。

要不是今年清明节马家要搞什么重大祭祀活动，马新华也不会回来。十多年在外游荡，他极少选在清明节回家。老祖宗在坟墓里骂了无数次，他也毫不在意。

回乡的第一天，朝霞满天。马癫子站在后院的田脊上做早课。马癫子的早课是他自己发明的。向着太阳张开双臂祈祷，

碎念着“嗡嘛尼嘛呢叭”。这是独创的仪式，其声嚶嚶嗡嗡，无人会晓。他是他自己的教主，也是他自己的上帝。他充当了大家的“神父”。晒谷镇每天的太阳能照常升起与他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。没有他每天辛勤的早课仪式，太阳早就掉到粪缸里去了，晒谷镇的人休想看到白天，也休想让地里的谷物蔬菜生长；但是晒谷镇的人非但不领情，反而骂他是疯子。马新华提着包和老婆路过街道，房子与房子挤得密密麻麻，中间有一块空地，一排整齐的牙齿缺了一颗似的，大概是软子一家留着砌新屋的。本来请王砌匠修屋的，因为砌匠师傅得了尿毒症，卧病在床，没法出工，而镇东的大工马永强前一个月修屋搭电线时触电死了，所以空出这块地；由于空出了这块地，所以马新华就看到了马疯子；由于看到了马疯子，所以他老婆就吃惊地问：“他在干吗？”由于他老婆吃惊一问，所以马疯子就发现了他们，嘟哝了一声，他的喉咙里扯着痰，乜了他们一眼，叫道：“出来啰！出来啰！”马新华对老婆说：“在做晨练呢。”他抬头看东方，这时太阳还在云层里堵堵塞塞，被挤破了一块，五光十色流淌一地。往远处菜地里看，马疯子老婆正拿着长长的尿档淋蒜苗。马疯子的小儿子甩着一条左胳膊走在二楼阳台边伸懒腰，冷冷地瞟了马疯子一眼。他的右袖管是空的，那条右胳膊的前臂在前年炸鱼时告别了他。手梗子残缺后，年轻的妻子也远走他乡。他瞟完父亲马疯子之后，也看到了马新华。说起来，马新华还是他同学，马新华记不起他的学名，只晓得他叫二猛子，后来人们叫他独臂佬，因为那阵子《神雕侠侣》中的独臂大侠着实流行过一段时间。再后来镇东的花鸡公脑袋灵光一转，更正了这个名字，他说二猛子断的是前臂，不是整个手臂，因此叫独臂佬不够准确，要配得上这个名字，必须将整个手臂炸掉。马

二猛子小学留级留了三次，终于和马新华成了同班同学。马新华佩服他的乒乓球打得厉害，可以左右开弓。有一次在镇医院的木质球台上，他和关老爷一样过关斩将连杀了十五番，坐了一个最长的庄，比起那坐龙椅时间最长的康熙帝还要骄傲。

有二十多年他们没有往来了。马新华想喊却张不开口。马二猛子木然地瞅他一眼，咳了一声，然后木然地回到房里。马新华按了按夹克内层口袋里的白沙烟，继续往前走。刚过马支书家，门里蹿出来一个小青年，染着黄发，后面紧跟着马支书家的儿媳，手里扬着扫把骂：“你这个短命鬼，夜里死哪去了。还知道拢屋？住旅社还要登记呢。天天出去打牌，还回来干什么！”马新华认识小青年叫马小列，是马支书儿媳的大儿子。马小列跑得远远地叫道：“不就是打个牌嘛。你看这街上哪个不打牌？而且我还赢了呢。输了你骂，赢了你也骂。”马小列娘扯着嗓子大骂：“以后死出去就莫回来了。喜欢打就让你打个够！”马小列踢着路上的石子，哼哼着往镇东走，遇见马新华也不言不语。他认识马新华。马新华前年曾介绍他到广东进了一个电子厂，想叫他，看他低头不愿与人搭理，只好继续前行。马支书家紧挨着是其堂兄马克俭，马克俭正担着两桶粪从小巷穿过大街。马新华笑脸招呼：“二叔好。”马克俭停下脚步，抬起浑浊的老眼睛说：“新华？从广东回来啦？这是你老婆？发财啦！”言容不由自主捂着鼻子，马新华看了一眼她，又看了看粪桶里翻滚的蛆虫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粪面上钻出来不少蛆虫在做蛙泳蝶泳。言容打小生活在城里，受不了这臭烘烘的场面。马新华赶紧掏出那包白沙烟，撕开烟盒塑套，从紧紧的烟支里抽出一支递给克俭说：“哪里。吃根害子烟。”马克俭腾出一只手接烟，指甲盖又粗又黄，有一半萎垂向下，他将烟衔在嘴里说：

“精品白沙？这还没有发财？听说你一个月有五千多块是吧。这次回来是挂亲吧？今年我们马家要搞祭祖活动。”马新华打上火机为他点烟：“所以回来看看。你到地里上肥去？”马克俭说：“给观子冲那块地浇肥。”他挑着那担粪穿过另一条巷子，躯干瘦成一张弯弓，驼着背一弓一弓往观子冲的地里走。言容扯着马新华的衣襟说：“快走快走。臭死人了。”马新华笑道：“农村就是这个样。虽然臭，你看这里的环境多好。空气新鲜呢。”言容说：“还新鲜？差点吐了。”

两人继续往西。前面有一个大门牌，据说是马氏祖上积了功，朝廷赐下来的牌坊，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了。这也是由西自东进入老街的关隘。过去这街是条直肠子，从东到西各有两扇大门，东大门早在解放前被毁了，只剩下这座西大门。马新华往前望西大门牌楼，唯一的大门也只剩下断壁残垣。他急忙走过去，白鸡公和马新友正在地上拾砖，一个往粪箕里码，一个往板车上码。马新华惊讶地问：“白鸡公，这门怎么拆了？”白鸡公抬头说：“新华回来了？这门是镇政府派人拆掉的。”新友说：“这破破烂烂的大门，立在这里碍眼。镇政府说街道要扩宽，到时候重修一座大门。”马新华又摸出那包拆过的白沙烟，一人一支。新友吸上烟，瞧了一眼言容：“这是你老婆？”言容笑笑，点了点头。马新华问：“捡砖块做什么？”白鸡公说：“拉回去砌茅茨。”新友笑道：“别看是老板砖，质量蛮不错哩，我挑回去是砌猪栏。”马新华苦笑：“质量不错。”他和言容出了旧大门，接着前行。言容问他：“茅茨是什么？”马新华说：“就是茅厕。”老远了背后传来白鸡公的话：“长得白白嫩嫩的……妈的真有福气啊……”这话如刺，刺得马新华又痛又痒。出了大门，原本是片荒田，这一段街道房屋是人口膨胀外延的

结果。他家住在街道的最西端。过一个长坡，正对面是粮站，马路向北拐，前面不远就是马新华的老家。

这一路是柏油马路，在长坡拐弯处，一辆五十铃货车似瀑布般冲下，掀起一阵灰尘。言容捂着鼻子避在路边。驾驶座上打方向盘的是马志财，他是马新发的大儿子。马新华想打声招呼，五十铃呼啸而过，崩起路上几颗石子哐当哐当颠簸而去。

远远看到老屋，一栋八十年代旧式砖房，坐东朝西，依旧是那般旧，前面有一排檐廊，后面坠了一个院子，上面是鱼鳞青瓦，墙体是火色褪旧的红砖。四间不动声色并列的平房，像马新华的四兄弟。大门上方挂着一面圆镜，据说可以避邪。因地基下沉，方格子红砖墙壁裂出几道宽两厘米的缝隙。言容这是第一次回婆家，婚前他们在深圳买了一套房，新华爸妈去过一次，要不到两周便说还是不如自己的老窝。

马新华跨进堂屋，堂屋里正有一伙人在打牌，争着哪张牌打错了哪张牌打对了。老四马新民坐在首席，抓着牌，不经意间瞧见马新华便喊道：“回来啦，二哥？姆妈，二哥回来啦！”他接着抓牌。牌桌上围了三邻四舍，在座的有马新发、马永坚、花鸡公，李法官儿子也凑在一旁。马新发的前面堆了不少零票子，他背对着马新华，回过头对马新华说：“新华回来啦？这是弟媳吧。”马新华给大家散烟。新民又叫了一声：“姆妈，二哥回来啦！”母亲在后院的伙房里正剖着鱼，放下菜刀，满手鱼鳞跑出来说：“喊冤了！叫什么叫！”见是马新华夫妇，她惊喜地说：“华猛子，正念着你呢，你就回来啦。难得回来。先到里屋坐坐。言容，你们辛苦了。”新华和言容进了堂屋左边的房间。母亲在井边的水盆里洗了手，在手帕上抹干水，穿堂入室。马新华从行包里掏出两套老年外套递给母亲：“买了点衣衫，给你